

科幻小說／倪匡著

盡頭





作家倪匡，水禾田攝於台北



倪匡著

盡頭

無窮的宇宙，無盡的時空，
無限的可能，與無常的人生
之間的永恒矛盾，從這顆腦
袋中編織出來。

金庸 於1982、83年之間

目 錄

消 失 一

湖 水 五九

畫 頭 一一五

消

失

世界上有很多不可思議的消失，有的是一個人，有的是一羣人，甚至有整個帝國的消失，更奇的是，死人也會突然消失。

在所有消失的例子中，最著名的，自然是大魔術家侯甸尼的消失。侯甸尼是在一次「解脫」表演中消失的。他是「解脫」表演的專家。

所謂「解脫」表演，就是將表演者的手、腳都鎖住，放入大鐵箱中，埋在地底，或沉入海中，而表演者能在指定的時間內定然脫身的一種魔術。

侯甸尼就是在那樣的表演中消失的，他超過了預定的時間，還沒有出現，參觀者以為他出了意外，連忙打開箱子，可是他人却不在箱中，從此之後，他再也沒有出現，消失了，像是泡沫消失在空中一樣。

加拿大北部的一個獵人，在經過一個愛斯基摩村落之際，發現所有的狗都死了，而居民全都不知所踪，一切應用的東西全都留着，只是人不見了。加拿大騎警隊的檔案中對這件事有詳細的紀錄，大規模的搜索，持續了兩個月之久，一點也沒有發現。

在非洲，一個男子被控謀殺，判處死刑，他力稱冤枉，在絞殺之後，被埋葬了，後來發現真兇，將被冤枉的人遷葬，却發現屍體消失了。

印加帝國曾有過全盛時期，留下燦爛輝煌的文化遺跡，但這個帝國何以突然消失了，歷史學家迄今未有定論，航海者在海上發現一艘船在飄流，登上艇去，咖啡還是熱的，一隻蘋果吃了一半，還未曾完全變壞，可是船上却一個人也沒有，消失了……

這種奇異的消失例子，單是有紀錄可稽的，隨便要舉出來，就可以有超過一百件。

這些怪事的性質全是相同的，人會忽然消失，到哪裏去了呢？沒有人知道，是什麼力量使他們消失的呢？沒有人知道。

這是一個謎，至今未有人明白的謎。

現在，來說一個與我有關的「消失」的故事。

余全祥是一個自學成功的典型，他從來也未曾受過小學和中學的教育，但是却是一間世界著名的大學的工程學博士。

當他還未曾大學畢業時，他幾篇在工程學上，有獨特見解的文章，已使人對他，另眼相看，幾個規模龐大的工程公司，已頻頻派人去和他接頭，希望他在學業完成之後，能够加入公司服務，爭相聘請他的大公司，一共有四家之多。

我之所以要從頭講起，是想說明一個事實，那事實便是，一個人在有所選擇之際，他一刹那的決定，足以影響他今後的一生。

那四家公司之中，有一家是在美國展開業務的，另一家則在加拿大，一家在亞洲，一家在阿拉斯加。

在美國的那家條件最好，而且余全祥是在美國求學的，而在亞洲有龐大業務的那家也不錯，因為他究竟是一個東方人。

加拿大的那家，也有着充份的吸引力，因為那家公司的聲譽隆，資格老，而且對余全祥十分

優待，甚至允許他還在求學時期，就可以支取高薪。

然而，余全祥却偏偏揀了那家主要業務在阿拉斯加的那家公司。

當他將他決定了將來的服務地點的消息告訴我時，我忍不住笑他，道：「阿拉斯加，你對阿拉斯加知道多少？除了知道那是一個冰天雪地的地方，和當年俄國人只以五十萬元賣給美國的之外，你還知道什麼？」

在這裏，自然要補充一下我和余全祥的關係。

余全祥是一個孤兒，但是他卻決不是沒有顯赫的家人，他的父親曾經是軍長，統領過數萬雄兵，他的兩個叔叔，也全是軍人，南征北戰，戰績彪炳。但是，他的叔父却也像大多數的軍人一樣，死在沙場上。當他流落在這個城市來的時候，是被他父親的一個勤務兵帶來的。

而那個勤務兵，和我們家的老僕人老蔡是同鄉，時時帶着他來找老蔡，我曾經看出他從小就十分好學，幾次要勸他上學去，但是他却不肯。

他不肯上學的理由很特別，他說，現在的小學和中學教育，可以稱為白痴教育，從小學到中學，要化上十年到十二年的時間，用這些時間去教育一個白痴才差不多，普通人，實在是太浪費時間了。

他說那番話的時候，還只是適合讀初中的年齡，當時我覺得余全祥這小子，有點狂妄，所以才沒有再繼續和他談下去。

我還是時時見他，知道他在自修，不到三年，他就到美國去了，當他漸漸出名之際，我再想

起他所說的那番話，覺得多少有點道理。

現在的中、小學教育，就算不像他所說的那樣偏激，是白痴教育，也至少是不適合有特別才能的人，十年到十二年的時間，實在是太長了。

余全祥是在長途電話中，將他選擇職業的決定告訴我的，當時，他在聽了我的話之後，笑着，道：「是的，我也不了解阿拉斯加，而且，我想我也不會喜歡這個冰天雪地的地方。」

我忙問道：「你是說，你有別的理由？」

「是的，」余全祥立即回答：「別的理由，你再也想不到的，我愛上這家公司總裁的女兒，所以我才不得不作那樣的選擇。」

我聽了之後，不禁大笑了起來。

在我的笑聲中，他又道：「你知道，我沒有親人，所以，當我結婚的時候，我希望你能來參加，作爲我唯一的中國朋友。」

我幾乎連考慮也沒有考慮，就答應了下來，道：「好的，什麼時候？」

「大約在半年後，我先得畢了業再說，到時，我會再告訴你的。」

「好，一言爲定。」我回答他。

那是我和他的一次通話，自那次通話之後，我足有半年，未曾接到他的任何消息，只是在一些通訊中，或是一些雜誌上，看到他的消息。

而他在結婚前一個星期，又和我通了一次長途電話，告訴我，我應該啓程了。

五天之後，我步出飛機，踏足在舊金山的機場上，我看到了余全祥，和他在一起的，是一個十分動人的紅髮女郎，那自然就是他的新娘了。

那紅髮女郎叫作雲妮，和余全祥親熱得一直手拉着手，在他們兩人的臉上，都洋溢著幸福的笑容，我看到過不少幸福的伴侶，他們這一對，可以稱得上其中的代表了。

余全祥已有他自己的屋子，公司還撥了一架飛機給他，好讓他將來在阿拉斯加工作時，隨時飛回來，我笑着問雲妮，道：「將來他到阿拉斯加去，你不去？」

「我當然去，他到哪裏，我就到哪裏，我也是一個工程師，我們的工作是一樣的！」雲妮毫不猶豫地回答我，當然，她仍然握著余全祥的手。

余全祥的房子很精美，客廳中已堆滿了禮物，我雖然是余全祥的客人，但是余全祥却完全沒有時間來陪我，除非我對選擇新娘禮服等等瑣碎的事情也有興趣。因為余全祥每一分鐘，都和雲妮在一起。

終於，到了婚禮舉行的日子，余全祥和雲妮，手拉着手，在一片紙花飛舞之中，奔出了教堂，鑽進了汽車，直駛了開去。

他們的蜜月地點很近，就在雲妮父親的一幢海邊別墅之中，那地方我沒有去過，但是據雲妮的描述，那簡直就是天堂，在那屋子的五哩之內，沒有任何房子，除了海濤聲之外，聽不到任何聲音，而他們兩個人，就準備在那屋子裏渡過他們新婚後第一個月，而且，他們計劃全然不和外人接觸。

這自然是一個十分富於詩意的安排，尤其對於他們這一對感情如此之濃的新婚夫婦而言，這一個月甜蜜的日子，他們一定終生難忘。

在他們的汽車駛走之後，我回到了余全祥自己的房子中，準備明天回家，我坐在游泳池旁，望着池水，陽光很暖和，我換上了泳褲，在水中沉浮了一小時，才離開了泳池，替我自己調了一杯酒，聽着音樂。

我在想，既然到美國來了，可有什麼人想見的，在明天登機之前，可以先見一見他們。但是我由於疲倦，想着想着，就睡着了。

我是被電話鈴吵醒的，我揉了揉眼睛，電話鈴聲在不斷響着。

那自然是來找余全祥的，而且那打電話來的人，也不會和余全祥太熟，不然，不會不知道余全祥已經去了渡蜜月的。

所以，我並不算聽那電話，可是電話鈴却響了又響，一直不停，我有點不耐煩了，走過去，想將電話的插梢拉出來，可是在我走過去的時候，身子在几上碰了一下，將電話聽筒碰跌了下來。我立即聽到了輕微的余全祥的聲音，他叫道：「天，為什麼那麼久才來接電話！」我呆了一呆，忙拿起了電話來，道：「是你，我還以為有人打電話來找你，正準備將插梢拔掉啦！」

余全祥喘着氣，他的聲音十分急迫，道：「你快來，快來，我完全沒有辦法了！」我用力搖着頭，想弄明白我是還睡着，還是已經醒了過來。

當我弄清楚我已經醒了，並不是在做夢之際，余全祥的聲音更焦急，他叫道：「你快駕車來

，越快越好，一轉進海傍公路，就向北駛，你會見到一幢深棕色的房子，在山上，你快來！」

我根本連問他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的機會也沒有，他就已經放下了電話。

我呆了大約半分鐘，我知道一定發生了極度嚴重的意外，但是我却無法設想，那究竟是什麼意外。

我立時駕着他的一輛跑車，以極高的速度，向前駛去，在轉進了海傍公路之後，我駛得更快，幾乎超越了所有在我前面的車子。

不多久，我就看到了那幢在山上，面臨着懸崖的深棕色的房子，我也找到了通向那幢房子去的路，跑車吼叫着，衝上了山路。

不多久，車子已停在那幢房子之前，我從車中，跳了出來，奔到門口，門打開着，我一直走進去，叫着余全祥的名字。

我穿過了佈置得極其舒服的客廳，來到了臥室的門前，臥室的門也打開着。我看到了余全祥。

余全祥站在浴室的門前，臥房中一片凌亂，好像什麼都經過翻轉一樣。

我又大叫了一聲，道：「全祥！」

余全祥的動作有點僵硬，他慢慢地轉過身來，我一看到他的臉容，便嚇了老大一跳。幾小時前，我才和他在教堂之前分手，他容光煥發，喜氣洋洋，可是現在，他的臉容是死灰色的，他的額上，滿是汗珠，他那種痛苦之極的神情，是我一世也不能忘記的。

我忙道：「發生了什麼事？什麼事？」

余全祥指着浴室，在他的喉間，發出了一陣「咯咯」的怪聲來，他的手在抖着，整個人也在發着抖，可是却一句話也講不出來。

我實在給他的神情嚇呆了，我立時衝向浴室，我以為在浴室之中，一定發生了極其可怕的事。

但是，當我進了浴室之後，我不禁一呆。那是一間十分華麗的浴室，幾乎全舖着花紋美妙的大理石，那是一間十分正常的浴室，並沒有什麼意外發生。

我又轉過身來，看到余全祥雙手掩着臉，正在失聲痛哭！

我又奔到了他的身邊，將他掩住臉的手，拉了下來，道：「究竟是什麼事？你怎麼不說話？」

余全祥仍然沒有回答我，而在那一剎間，我也覺得不很對頭了。

因為自從我進屋子來之後，我只見到余全祥一個人，但是，他是不應該一個人在這裏的，他的新娘呢？在什麼地方？

我忙問道：「全祥，你的新娘呢？」

余全祥直到這時，才「哇」地一聲，怪叫了起來，他那一下叫聲，實在比任何哭聲更難聽，所以我稱之為「怪叫」，接着，他才道：「她不見了，她……突然不見了，她不見了！」

余全祥一連說了三遍「她不見了」，他的聲音之淒厲，令得我遍體生寒，毛髮直豎，我忙搖

着他的身子，道：「你在說什麼？」

余全祥的身子，在我搖動之下，軟倒下去，我忙扶住了他，讓他坐在床上，他道：「你……你可以看得到，她不見了。」

我仍然無法明白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，但是有一點，我却可以肯定的，那便是，他的新娘，一定已不在這屋子之中！

我先讓他坐着，然後出去，拿一瓶酒進來，倒了半杯給他，他接過酒杯，一飲而盡，酒順着他的口角，向下淌來，他噙咳着。

然後我才道：「你慢慢說，她是怎麼不見的。」

余全祥道：「我們到了這裏，先跳着舞，後來進了臥室，她到浴室中去，我躺在床上……」他講到這裏，連連喘了幾口氣。

我並沒有出聲催他，他又道：「我聽到她在放水進浴缸的聲音，她還在哼着歌，我從床上躍起，推開浴室的門要去看她，當我將門推開一半的時候，我聽到她突然叫了一聲。」

我全神貫注地聽着，余全祥又急速地喘起氣來。

他呆了片刻，才又道：「我那時，笑着，說：親愛的，我們已經結婚了，你還怕什麼？我略停了一停，未曾聽到她再發出叫聲，於是，我就推開浴室的門，可是浴室中却沒有人，她不見了！」

我身上那股莫名其妙的寒意更甚，因為那實在是不可能的事！

我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或者她是躲了起來，和你開一個玩笑？」

「自然，當時我也那樣想，可是，浴室中却並沒有可以藏得一個人的地方，窗子開着，窗外是懸崖，我找過了，她是突然不見了，所以我才打電話給你的，我全找過了，她不在屋中！」

我忙道：「會不會她跨出了窗子，却不幸跌下了懸崖去？那也有可能的！」

「不會，」他搖着頭：「窗子從裏面拴着，而且，時間實在太短促了，我在浴室的門口，聽她發出了一下呼叫聲，只不過停了幾秒鐘，當我將門完全推開時，她已經不見了。」

我皺着眉，道：「這是不可能的！」

余全祥像是根本未曾聽到我的話一樣，他只是拍住了我的手，道：「我怎麼辦？你一定要幫助我！我絕不能失去她的！」

我拍着他的手臂，安慰着他，道：「你先鎮定一下，那實在是沒有可能的事。」

「你別只管說不可能，它已經發生了！」

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是。已經發生了，我們得想辦法把她找回來，你只找我一個人幫忙是不够的，你應該報警！」

余全祥抓着他本來已十分凌亂的頭髮，道：「報警？你以為警方會相信我的話麼？你想，警方會如何想？他們一定想，是我令得她失蹤的！」

老實說，我提出「報警」這個辦法來，也是因為懷疑到了這一點。

余全祥所說的經過，是沒有人會相信的，連我，就算深知余全祥極愛他的新娘，決不會做出

對他的新娘不利的事來，但我的心中就不免有懷疑。有可能余全祥是患有一種罕見的突發癲狂症，在一剎之間，會失去理智，所以我才要警方來調查。

可是，余全祥自己却講出了這一點來！

他接着道：「我只能請求你幫助，只有你才能够幫助我！」

我苦笑着，道：「那麼，你總不能够不通知警方的啊，如果我們不能將她找回來的話！」

余全祥的雙手捧住了頭，身子不住在發抖，沒有說什麼，我呆望了他一會，又走進浴室之中。

浴室中實在沒有什麼異樣之處，浴缸中放了半缸水，我心中一動，道：「全祥，是誰關掉了水龍頭的？」

余全祥抬起頭來，道：「我沒有關過。」

如果余全祥的回答說「是我」，那麼我對他的懷疑，一定增加，因為他在發現他的新娘失蹤之後，還有足够的理智，將水龍頭關上，那是不可想像的事。

他沒有關掉水龍頭，那麼，是誰做的？

我走到浴缸旁邊，想扭開水龍頭，但是我立即想到，那可能是一個重要的關鍵，開關上可能留有指紋，所以我沒有再去碰它。

除此之外，浴室中實在再沒有任何可疑之處了。

我站在浴缸邊上，想像着一個人在什麼樣的情形下，會突然不見，可是我却無法想像！